

与菜场的往事之忆

■曹振华

年少时家在虹口，住家附近有两个菜场。规模较大的是浙兴菜场，位于溧阳路（现为四平路）。据资料记载，该场1930年由浙江兴业银行在建造浙兴里的同时所建，故称“浙兴菜场”。从我家出门，隔着溧阳路，斜对面便是浙兴菜场，仅一步之遥。

浙兴菜场是座二层建筑大楼，二楼是一家服装加工厂，底层是菜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放假时早晨，母亲就将我从暖和的被窝里拖起，同她一起去菜场。“冬天的青菜赛羊肉”，霜打的青菜味道好，但那年头青菜供应量少，赶早市排队买菜是常态。菜场里灯火通明，菜摊面前都是黑压压的排队人群。我提着竹篮排在长队的队尾，还将母亲的竹篮放在我脚下，表示也是一个人的位子。母亲去排队买带鱼了。忽然菜场里的广播喇叭传出来“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的优美歌声，是当年流行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插曲。耳边



响着悠扬的乐曲，盖过了菜场里嘈杂的声音，倒也不觉得排队时的焦躁。队伍向前移动，眼见就要到菜摊前了，母亲还没来。排在我后面的两个阿姨同我换了位子，让她们排到我前面先上去了。此时见母亲拎着两条带鱼过来了，母亲赶得真巧。我同母亲一人一篮碧绿青菜，高兴拎回家。

菜场里还有个摊位，有人坐着，不卖菜，却在数钱点钞。我上前去看，原来是专门为带大票面额的买菜人兑换零碎小票，方便其购小菜的，确是服务周到。菜场里还设有公平秤，给买菜人校验，解决解除购菜人对所购菜品份量，对收款的疑问和纠纷。这两个摊位成了菜场里别具特色的服务摊位。

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副食品供应更为紧张。菜场想出妙招，推出“盆菜”服务。即将蔬菜和少量荤菜搭配拼盆供应，如番茄鸡蛋、毛豆辣椒、豆腐香菇肉糜、芹菜肉丝等。盆菜出场很受欢迎。盆菜摊位顿时火了。母亲也喜欢买盆菜，那天家里来客人，母亲同我一起去菜场买盆菜，但见盆菜柜台已销售一空。营业员阿姨招呼母亲别走，像变戏法似的端出了两份盆菜，一份是竹笋加肉，一份是鸡翅。阿姨将两份盆菜迅速放入母亲竹篮里。母亲和我见营业员如此热情，一时愣住了。那阿姨反倒感谢起母亲。原来前两天，母亲买好盆菜回家算账，发觉营业员多找给零钱，即返菜场将多找的零钱归还这位营业员。那两份盆菜是营业员自

己留下带回家的，见母亲来了，就顺便让给母亲以表示对母亲真诚处事待人的谢意。

浙兴菜场是室内的，住家附近还有一家菜场在东嘉路，是露天菜场。六十年代买菜要用小菜卡，买菜时营业员要在卡上划记号，定量供应。母亲有时就叫我单独去菜场买菜。照例还是排队，因为人小，挤不过大人，有时起先排在前面，待开秤营业时，队伍乱了，我被拥挤的人们挤出了队伍，只得重排，有次将要轮到我对时，菜卖完了，我想这天白白排队了。不料那营业员阿姨从离摊位不远处，又搬出了一筐青菜，使我顿时一阵惊喜。那营业员给我小菜卡划了记号，拿我的篮子装满了青菜，这满满的一篮子菜远超过了平时限购的定量。那营业员阿姨还笑嘻嘻地说，拎得动吗？小心点呀！后来，我读中学，母亲要我好好用功读书，不要帮忙买菜了。某天碰到那卖菜营业员，说起多卖菜给我时，她说见我排队而被挤出，再排到后面，有时买不到菜，就帮忙多装点菜给我。原来我遇到了如此善于待人的好阿姨，我非常感激。至今那阿姨留给我的印象仍难忘：齐耳短发，面色红润，身材壮实较高，名字朴实平凡：张小毛。

到了下午，菜市结束，那一个个摊位是木板拼制的，空在那里，如同乒乓球桌，下午放学早，我就与同学打起乒乓球。旁边几个摊位也有其他学子在乒乓大战，喝彩声，谈笑声，起伏起伏，煞是热闹。有时摆起棋盘，陆战棋、象棋等玩得不亦乐乎。直到黄昏时分感觉饿了，方才赶回家。



北外滩

照壁山 第674期 摄影 焦峰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王介平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母亲久住医院，多年没再回家。趁着春和景明阳光灿烂，我把樟木箱搬到阳台上，想帮着母亲翻晒一下旧衣物。樟木箱里的衣物都叠得整整齐齐，摸到底下似乎有件硬物，用丝绒料子精心包扎着。拿出来一看，原来是母亲当年的退休证，像一张奖状般镶嵌在镜框里。时光已流逝近40年，母亲的退休证依然挺括簇新，我顿时想起了许多退休往事。

当年我家住在石库门弄堂里，对面7号王家姆妈最早退休。那是一个炎热的上午，我正放暑假，弄堂里突然传来喧闹的锣鼓声，声音还越来越近，就在我家门口停住。掩饰不住好奇心，我推开门瞧热闹，原来有一帮人正站在王家姆妈家门口，把一张“光荣退休”的大红喜字贴在门上，王家姆妈开心地端着茶烟，招呼着来客。晚上我把王家姆妈退休之事告诉了母亲，她很羡慕，母亲说她不知道等退休时，是否能享受到这般待遇，毕竟她只是厂里的普通女工而已。

母亲不到50岁就提前退休，让在农场里活活的二姐顶替回沪工作，当然就在母亲那家上海知名的电机厂。母亲其实心中很是不舍，但

为了女儿只能牺牲自己。母亲退休当日，工厂竟也派了辆大卡车，10多名工人敲锣打鼓地到家里送行。要知道，母亲所工作的厂家是千人厂，经常会有职工退休。如若每位退休职工都享受此等礼遇，工厂锣鼓队怕要忙不过来。母亲很觉脸上有光，拿出特地买来的大白兔奶糖、大前门香烟等招待同事。尽管门口并没贴“光荣退休”的大红喜报，但有一只裹着红绸的镜框，里面有一张写着母亲姓名的退休证。弄堂里的邻居碰到母亲，总会祝贺她光荣退休，母亲也含笑感谢，那段时光成为母亲人生的高光时刻。

新世纪初，单位办公室有位大姐退休，大家想不出怎么个欢送法。以前敲锣打鼓上门去贴张“光荣退休”的做法早就偃旗息鼓了。议论了半天，还是不能免俗地热热闹闹吃顿饭，再用单位轿车送她回家，最后风光一把。

退休感怀

■王智琦

当晚，七、八个同事众星拱月似地围着史大姐，主任笑眯眯地请她“剪彩”下箸。史大姐宛如将要出阁的新娘，双颊飞红。正要开宴，史大姐却郑重其事道：“我有几句话想和大家说说，好吧？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众人立马正襟危坐，洗耳恭听。史大姐从衣袋里摸出一迭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一番感谢话语后，史大姐如数家珍般地叙述了她在办公室工作时的点点滴滴，尤其是大家对她的关照与帮忙。即使是细小到不屑一提，史大姐仍然深情道来。言到动情处，史大姐竟然泪流满面：“我独自在家的时候，就天天想着那些陈年小事，心里就会感到温暖。”主任赶紧说：“史大姐吃菜！今天点的菜可都是你最喜欢吃的。”史大姐开心得像小孩，大家一起见证了史大姐最难忘的退休之夜。

去年轮到我正式退休，组织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了话，特别是强调从下月10号起开始领取养老金，其他就不再多说什么。等了一段时间，养老金已开始发放，退休证却始终没拿到。感觉有些奇怪，便询问原单位，答复是还没制作完成，会通过快递寄送给我。我想起王家姆妈、母亲退休时的热闹场景，心中有些惘然。后单位负责人事的小姑娘特地来我家，送上退休证，请她进屋稍坐却不肯，匆匆离去，退休没了任何仪式感。邻居看到我闲着无事，总会奇怪地问：今天不上班？我只能不厌其烦地解释宣告：我已经退休啦！

退休是每个人必将经历的关口，也是生命由盛转衰的重要时刻。人生如逆旅，每个阶段都无法复制重返，如果有关部门和领导在退休时更注重一些仪式感和庄重感，退休人员会更加感到幸福和美好。

新冠病毒疫苗

一份疫苗一份心 亲朋团聚更安心

中宣部宣教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不 争

■朱锁成

一只杯子，没有刻花，没有雕龙，不喝红袍，不喝雀巢，不喝波尔多，不喝红牛。一只杯子，不喝浮华，不喝欲望，不图名，不摆阔，不卑不亢。一只杯子，只盛一杯茉莉，只盛一杯白水，只盛一片祥云，只盛一缕清风，只盛一颗明星，只盛一轮皎月，只盛洁白与纯朴。一只杯子一介平民，不

争山高，不争水长，不争路宽，不争林密，不争潮不争浪不争涛。不争瓦，不争卡，不争门缝之陋，不争隔墙之耳。梅在冬天开放，不争明媚春光。灯在夜里朗照，不与旭日争晖。不 争，或许没有大富大贵，不 争，或许没有大苦大悲。面上不 争，内里不 争。

血里不 争，骨里不 争。一只杯子是平民的瓦罐，瓷白瓷白。把平淡放在心里，把无欲顶在头颅。一只杯子或许是一块心灵的净土，人生是否该降落一块净土？不 争，万事皆空，万念泥下。争也延年，不 争也延年。佛烧一炷香，可能不 争吗？

岁月江孜(一) 考验 历练

■吴基钢

冬日的上海，午后阳光透过玻璃，暖暖地洒落在办公桌上，光影中安静起伏的尘埃，突然惊扰了脑海深处那些难以抹去的记忆。随着杯中热茶袅袅升起的雾气，思绪也飘散开来……

1998年5月的一天，我跟其他49名上海援藏干部正式向世界屋脊出发了，大家共乘一架民航班机飞向拉萨贡嘎机场。俯瞰机翼下座座冰峰雪山，飞机穿行于奔涌的滚滚云海，心胸骤然开阔得如同湛蓝的天空。飞机安全降落贡嘎机场，我们所到之处，受到了藏区各级党委、政府的夹道欢迎，热情的藏族同胞们载歌载舞，横幅、标语、鲜花、哈达、酥油茶、青稞酒……隆重热烈的场面和亲切真挚的氛围，将我们感动到热泪盈眶。或许是时空交错太快，不久后刚踏上江孜土地，我已明显感到了心脏的压力，这份压力不仅是地域的，也是眼前殷切的氛围带来的。看着眼前一张张淳朴的笑脸，领略着闻所未闻的雪域风情，我逐渐体会到已经来临的新生活的意义。带着组织的重托，从东海之滨来到雪域高原，就是要干点实事的，我愿意在这一千余日的时段里竭力而行，为藏族同胞排忧解难。

我们是来援藏的，也是来历练的。

考验

初来江孜，适应环境是当务之急。因缺氧的困扰每到夜深，忽地坐起来，喘着粗气，失眠厌食，口干舌燥，高原红斑、频频掉发，日长夜短、风沙满天，然而，这是我三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我无法逃避，只能安生调适。

江孜人民淳朴善良，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同志，他们以最大的包容、最朴素的感情，把我视为同伴，体恤、照顾、关爱，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慢慢地，我在红河谷里安顿下来，渐渐融入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尽管随着时间流逝，身体状况大不如之前，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无论天何时地利，藏区已有飞跃进步，那么多援藏干部能熬过，我怎能落下！正视着眼前的这一切，我已经开始思考着上岗后的工作使命和岗位责任。

历练

江孜县曾是全区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她又以新的精神面貌为外界注目。我担任中共江孜县委副书记，主要工作是协助县委书记和县长分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宣传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作为分管副书记，无论工作内容、环境背景、工作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比上海“武器精良”的硬件环境，这里的精神文明阵地实在是装备欠缺，我暗自铆足劲，多方筹备资金，动员各方力量，开始对自己主管的宣传文化阵地加强硬件建设。

1998年下半年以后，我在上海援藏干部江孜工作小组的大力支持下，多方筹集资金350万元，修建了县文化中心，改善了县电视台、中波站、宣传队的设备和环境。修建文化中心的几个月，因县委车辆紧缺，我只好雇三轮车在工地与办公大院进进出出，不小心，腿摔了，只好暗自咬牙，抓紧时间筹资金、看工程、抓管理。1999年，我刚计划用多方筹集的资金改善县委宣传部的办公条件，此时“村村通”任务下达，我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起考察、调研、论证，确定了“村村通”任务的具体思路。我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跑项目、跑资金，想到要尽快改变乡情村貌，改善村民生活居住条件，奠定农牧民致富基础，我只好继续四处奔走争取各方的支持，将13万设备款用最短的时间备齐。我还利用回上海出差机会，多方宣传，千百计动员各方力量，争取到援藏资金和物资400余万元，建成江虹路、街心花园、法院大楼、27个村的广播电视工程。加强办公自动化，将受援的30台电脑、复印机分发给部委局，将15万元的毛衣交给民政局用于全县扶贫，组织五批人员到上海考察培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当地群众的信赖，树立了援藏干部的良好形象。